

# 程千帆全集

第三卷 校讎广义·目录编



# 程千帆全集

第三卷

校讎广义·目录编

程千帆 徐有富 撰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 校讎廣義叙錄

校讎廣義一	版本編
校讎廣義二	校勘編
校讎廣義三	目錄編
校讎廣義四	典藏編

叙曰：

治書之學，舊號校讎。比及今世，多稱目錄。核其名實，歧義滋多。《文選》卷六《魏都賦》李善注引《風俗通》云：“案劉向《別錄》，‘讎校’，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，得繆誤，為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，為讎。”（“為讎”二字據胡克家《考異》補）蓋校讎本義，惟在是正文字。然觀《國語·魯語》載閔馬父之言曰：“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《那》為首。”則次第篇章，亦稱校矣。此一歧也。而鄭樵《通志序》謂其《校讎略》之作，乃“欲三館無素餐之人，四庫無蠹魚之簡，千章萬卷，日見流通”。詳所論列，求書、校書之外，兼及類書、藏書。是此諸業，亦歸校讎。此又一歧也。逮章學誠撰《校讎通義》，自叙其書，以為“校讎之義，蓋自劉向父子，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、羣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。後世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者，代有其人；而求其能推闡大義，條別學術異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見於

HACU/03

墳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，不十一焉”。則雖求之、校之、類之、藏之，猶未足以盡校讎之能事。必也，明系統，精類例，使人得由書籍之部居類別，以見道術之源流異同。此又一歧也。

校讎歧義，具如上述。選語目錄，何莫不然。《〈文選〉註》嘗引《別錄·列子目錄》，其文今存，蓋即劉向校書，隨竟奏上，合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指“條其篇目”之目與“撮其指意”之錄而成之篇。是目錄之始，在為一書條篇目，撮指意，俾覽者得於籀讀之先，知其大較，其事甚明也。嗣班固《漢書·叙傳》述其志藝文，有“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，爰著目錄，略序洪烈”之語。持是以稽《漢志》體例，則班氏之所謂目錄，已引申條一書篇目之義為定羣書部類；撮一書指意之義為別學術源流。後來承響，遂有以為治學涉徑之學者。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云：“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”即是此義。此一歧也。而黃丕烈《汪刻〈郡齋讀書志〉序》曰：“余從事於此，逾二十年。自謂目錄之學，稍窺一二，然閱歷既久，知識愈難。曾有《所見古書錄》之輯，卒不敢以示人者，以所見之究未遍也。”考丕烈昔人列之賞鑒家，其精詣獨在版本，旁及校藏；於類例出入，學術派別，初未聞有所甄明。茲亦以目錄為言，則賞鑒校藏諸端，皆此學所有事矣。此又一歧也。然語及目錄學界義之恢宏，近人張爾田之言，尤為極致。其序孫德謙《劉向校讎學纂微》曰：“目錄之學，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，及一家一書之宗趣，事乃與史相緯。而為此學也，亦非殫見洽聞，疏通知遠之儒不為功。乃世之號目錄家者，一再傳後，喪失其方，百宋千元，標新炫異。其善者為之，亦不過如吾所謂鰓鰓於寫官之異同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；剖析條流，以為綱紀，固未之有聞。”詳張氏此所謂目錄，即前引章氏之所謂校讎，蓋囊括一切治書之學，而以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者為主。此又一歧也。

由上可知，蓋始有校讎目錄之事，繼有校讎目錄之名，終有校讎目錄之學。其始也相別，其繼也相亂，其終也相蒙。若夫目錄之名，

昉諸漢也，目錄稱學，則盛有清。雖徵之載籍，宋蘇象先《丞相魏公譚訓》嘗記乃祖頌“謁王原叔，因論政事。仲至侍側，原叔令檢書史，指之曰：‘此兒有目錄之學。’”可據以遠溯宋初，然固未甚通行也。故自鄭樵而後，治書之學，統被校讎之名，其正詁遂轉晦。逮於乾、嘉，異書間出，小學尤精，古籍脫訛，多所改定。校讎本義，復顯於時。彼以類例部次為主者，乃不得不別號其學為目錄。其在初興，章學誠嘗持異議，見意於《信摭》之篇。其言曰：“校讎之學，自劉氏父子，淵源流別，最為推見古人大體；而校訂字句，則其小焉者也。絕學不傳，千載而後，鄭樵始有窺見，特為校讎之略，而未盡其奧。人亦無由知之。世之論校讎者，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，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。近人不得其說，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，叙例同異，當考辨者，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，真屬詫聞。且搖曳作態以出之。言或人不解，問伊：書只求其義理足矣，目錄無關文義，何必講求？彼則笑而不言。真是貧兒賣弄家私，不值一笑矣。”章氏云云，乃已習於固有之名，遂致譏於新興之學。然言雖駿利，殊鮮和人。則以校讎一詞，沿用最久，疊經變易，義陷模糊。不獨目錄之學，拔幟樹幟，即專事是正文字者，且或改稱校勘之學，以自殊異。夫以偏概全，既涉淆混，求其副實，更造新名，此學術史中公例，無足驚奇，而況宋代已有此稱乎？此其所論，不免拘虛之見矣。其後若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云：“劉中壘父子成《七略》一書，為後世校讎之祖。班《志》綴其精要以著於篇，後惟鄭漁仲、章實齋能窺斯旨，商榷學術，洞徹源流，不獨九流諸子，各有精義，即詞賦、方技，亦復小道可觀。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，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。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為目錄，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。多識書名，辨別版本，一書估優為之，何待學者乎？”所言雖推衍鄭、章，而已校讎目錄二名交舉。張氏《〈劉向校讎學纂微〉序》又云：“《隋書·經籍志·簿錄篇》云：‘古者，史官既司典籍，蓋有目錄以為綱紀。漢時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源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尋事迹，疑則古之

制。’知校讎者，目錄之學也。”而德謙以鄭氏校讎一略，備論編次，因亦言：“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，則校讎者，乃目錄之學，非僅如後世校讎家但辨訂文字而已，是可知也。”則均徑以校讎即是目錄。諸家之說，皆相亂相蒙之證，此二者之同異，與夫所以同異之故，胥治斯學所當先知者也。

至名稱而外，範疇若何，自來學人，亦有數說。“藏書家有數等。得一書必推求本源，是正缺失，是謂考訂家，如錢少詹大昕、戴吉士震諸人是也。次則辨其板片，注其錯訛，是為校讎家，如盧學士文弼、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。次則收采異本，上則補金匱石室之遺亡，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，是謂收藏家，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、錢塘吳氏之瓶花齋、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。次則第求精本，獨嗜宋刻，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，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謂賞鑒家，如吳門黃主事丕烈、鄞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。又次則於舊家之中落者，賤售其所藏；富室之嗜書者，要求其善價。眼別真贗，心知古今。闔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；宋槧元槧，見而即識，是謂掠販家，如吳門之錢景開、陶五柳，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。”此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之說一也。“自劉、班志藝文，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；自晁、陳傳書目，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。海內流傳，或鈔或刻，不下百數十種，然亦分為兩派：一則宋刊明鈔，分別行款，記刻書之年月，考前賢之圖記，此賞鑒家也。一則包括四部，交通九流，蓄重本以備校讎，鈔新帙以備瀏覽，此收藏家也。”此繆荃孫《〈古學匯刊〉序目》之說二也。“近世言藏書者，分目錄版本為兩種學派。然二者皆兼校讎，是又為校勘之學。”此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之說三也。“網紀羣籍、簿屬甲乙者，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。辨章學術、剖析源流者，則史家之目錄是也。鑒別舊槧、校讎異同者，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。提要鉤元、治學涉徑者，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。”此汪辟疆師《目錄學研究》之說四也。嘗試考之，洪氏所言，乃就藏書者流立論，非一指治書之學。所謂掠販之輩，直書估之精於鑒別者爾，奚足名家？若考訂一項，則治

書雖不廢考訂，然考訂之學，又非治書之學所能包，是二者但交相為用而已。故所標舉，獨校讎、收藏、賞鑒三家可稱治書之學，而不及書籍部次。繆氏所陳，又隘於洪，蓋與黃丕烈同以鑒藏為主。葉氏舉目錄版本為藏書家之兩派，謂皆兼校勘。然藏書亦自有其道，非目錄版本而兼校勘即可盡者。至汪先生持論，殆以目錄為宗，其所云目錄家、史家、讀書家者，皆目錄學之流派爾，餘則併入之藏書家。見仁見智，廣狹之殊，抑又如此。

竊意四家所云，各存微尚，局通雖異，專輒無嫌。而今欲盡其道，則當折中舊說，別以四目為分。若乃文字肇端，書契即著；金石可鏤，竹素代興，則版本之學宜首及者一也。流布既廣，異本滋多。不正脫訛，何由籀讀？則校勘之學宜次及者二也。篇目旨意，既條既撮，爰定部類，以見源流，則目錄之學宜又次者三也。收藏不謹，斯易散亡；流通不周，又傷錮蔽，則典藏之學宜再次者四也。蓋由版本而校勘，由校勘而目錄，由目錄而典藏，條理始終，囊括珠貫，斯乃向、歆以來治書之通例，足為吾輩今茲研討之準繩。而名義紛紜，當加釐定，則“校讎”二字，歷祀最久，無妨即以為治書諸學之共名；而別以專事是正文字者，為校勘之學。其餘版本、目錄、典藏之稱，各從其職，要皆校讎之支與流裔。庶幾尚友古人，既能遠溯而明家數；啟牖來學，並免迷罔而失鑒衡，其亦可也。

余以顛蒙，嘗攻此道，熏習既久，利鈍粗知。閒覽古今著述，其治斯學也，或頗具深思，而零亂都無條理；或專精一事，而四者鮮有貫綜。其極至主版本者，或忘其校勘之大用，而陷於橫通；主校勘者，或詳其底本之異同，而遺其義理；主目錄者，或侈談其辨章考鏡，而言多膚廓；主典藏者，或矜秘其一塵十駕，而義乏流通。蓋甚矣，通識之難也。今輒以講授餘閒，董其綱目，正定名義，釐析範疇，截取舊文，斷以律令，明其異同得失，詳其派別源流，成書四編，命名廣義。俾治書之學，獲睹其全，入學之門，得由斯道。方聞君子，幸垂教焉。辛巳六月。

## 附 校讎學範疇諸家論列異同表

洪 說	繆 說	葉 說	汪 說	程 說
(3) 收藏家	(2) 收藏家			(4) 典藏之學
(4) 賞鑒家	(1) 賞鑒家	(2) 版本派	(3) 藏書家	(1) 版本之學
(2) 校讎家		(3) 目錄派	(1) 目錄家	(2) 校勘之學
(1) 考訂家			(2) 史 家	(3) 目錄之學
			(4) 讀書家	
(5) 掠販家				

這篇叙錄，是一九四一年寫的，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。

三十年代初，我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學習。劉衡如（國鈞）老師正在為大學生講授目錄學，為研究生講授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我有幸得與門人之列。同時，也常向汪辟疆（國垣）老師請教詩學和校讎學方面的問題，因之對於這門科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。為了鞏固自己的學習，也曾寫過幾篇文章。

一九四二年秋，我就母校之聘。那時，衡如先生仍然擔任着文學院長。工作非常忙，因為知道我在繼續學習校讎學，並且計劃寫一部比較全面的書，就將這門功課派我擔任。這對我來說，當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誠惶誠恐的事。於是就一邊講，一邊寫下去。一九四五年，我改到武漢大學工作，擔任的課程當中，仍然有這一門。積稿也隨之逐漸充實。建國以後，進行教學改革，這門課被取消了。隨後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，離開了工作崗位近二十年，對這部沒有完成的稿子，更是理所當然地無暇顧及了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重行出來工作，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。考慮到如果要他們將來能夠獨立進行科學研究，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對



他們仍然是必要的，於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、被焚燒、被撕毀、被踐踏的殘存書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《校讎廣義》，結果是校勘、目錄兩部分還保全了若干章節，至於版本、典藏兩部分，則片紙無存。但因為工作需要，也只好倉促上馬，勉力講授。這就是後來由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、莫礪鋒、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祁、吳慶峰、徐超等同志記錄整理的《校讎學略說》。由於這類書籍的缺乏，這個紕漏百出的油印講稿近年來還一直在流傳，使我再一次地感到惶恐。

徐有富同志畢業之後，留校任教。和當年我隨劉、汪兩位先生學習這門科學時深感興趣一樣，他也對校讎學有強烈的愛好，並且有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的決心。因此，我就不僅將這門功課交給了他，並且將寫成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給他了。年過七十的我，體力就衰，對於校讎之學已經力不從心，難以有所貢獻，現在有富同志能夠認真鑽研，總算是薪盡火傳，這也使我稍為減輕了未能發揚光大劉、汪兩位老師學術的內疚。

根據我國民族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、校勘、目錄、典藏四個部分的校讎學，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。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科學的實際應用的論述方面，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。因為，照我們的理解，校讎學與校讎學史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。

寫好這樣一部著作，顯然不是有富同志和我所能勝任的。因此，這只是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”。我們期待着教正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程千帆附記於南京大學

## 程千帆全集

莫砺锋 编

- 第一卷 校讎广义·版本编
- 第二卷 校讎广义·校勘编
- 第三卷 校讎广义·目录编
- 第四卷 校讎广义·典藏编
- 第五卷 史通笔记
- 第六卷 文论十笺
- 第七卷 闲堂文藪
- 第八卷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 
古诗考索
- 第九卷 被开拓的诗世界  
杜诗镜铨批钞
- 第十卷 古诗今选(上)
- 第十一卷 古诗今选(下)  
读宋诗随笔
- 第十二卷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
- 第十三卷 两宋文学史
- 第十四卷 闲堂诗文合抄
- 第十五卷 桑榆忆往

# 目 次

校讎廣義叙錄 .....	( 1 )
<b>第一章 目錄與目錄學 .....</b>	<b>( 1 )</b>
第一節 什么是目錄 .....	( 1 )
第二節 什么是目錄學 .....	( 6 )
<b>第二章 目錄的結構及其功用 .....</b>	<b>( 13 )</b>
第一節 篇目 .....	( 13 )
第二節 書目 .....	( 19 )
第三節 書的叙錄 .....	( 23 )
第四節 書目的序 .....	( 31 )
<b>第三章 目錄的著錄事項 .....</b>	<b>( 40 )</b>
第一節 書名 .....	( 40 )
第二節 篇卷 .....	( 49 )
第三節 版本 .....	( 56 )
第四節 真偽 .....	( 62 )
第五節 存佚 .....	( 69 )
第六節 著者 .....	( 75 )
<b>第四章 目錄的分類沿革 .....</b>	<b>( 80 )</b>
第一節 由《七略》到《隋志》 .....	( 81 )
第二節 四部分類法形成以後的內部調整 .....	( 94 )

第三節 不守四部成規的分類法 .....	(106)
<b>第五章 綜合目錄 .....</b>	<b>(118)</b>
第一節 國家藏書目錄 .....	(120)
第二節 史志 .....	(125)
第三節 叢書目錄 .....	(138)
第四節 地方文獻目錄 .....	(141)
第五節 私人藏書目錄 .....	(148)
第六節 聯合目錄 .....	(158)
<b>第六章 學科目錄 .....</b>	<b>(163)</b>
第一節 經學書目錄 .....	(163)
第二節 史學書目錄 .....	(170)
第三節 諸子學書目錄 .....	(180)
第四節 文學書目錄 .....	(191)
<b>第七章 特種目錄 .....</b>	<b>(205)</b>
第一節 推薦書目錄 .....	(205)
第二節 禁燬書目錄 .....	(210)
第三節 鬻販書目錄 .....	(217)
第四節 引用書目錄 .....	(223)
第五節 版本目錄 .....	(231)
第六節 個人著作目錄 .....	(244)
第七節 目錄之目錄 .....	(249)
<b>第八章 目錄的編製 .....</b>	<b>(254)</b>
第一節 選題與範圍 .....	(254)
第二節 著錄與編排 .....	(260)
第三節 別裁與互著 .....	(265)
第四節 序例與索引 .....	(270)
<b>參考書目舉要 .....</b>	<b>(278)</b>

# 第一章 目錄與目錄學

## 第一節 什麼是目錄

目字的本義是眼睛。眼睛是複數，所以人們使用它來標誌複數的事物。如《論語》：“顏淵問仁。子曰：‘克己復禮為仁。’……顏淵曰：‘請問其目？’子曰：‘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’”<sup>①</sup>孔子的回答就是克己復禮的項目。錄字是录字的或體，原指刻木時發出的聲音，引申就有記錄之義。如《周禮》：“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，與凡用邦財者之幣，振掌事者之餘財，皆辨其物而莫其錄，以書楬之。”<sup>②</sup>末二句是說政府財物都要登記，寫在牌上。

這兩個詞用在目錄學中，目指一書的篇名或羣書的書名，錄指叙錄，即對一篇書或一部書的內容所作的提要。兩者合在一起，就是目錄。但它們在古代著作中，有時分指，有時也通用和兼包。凡是開列一書的篇名，並對此書中每篇各作一提要，或僅對此書全書作一提要者，我們稱之為一書之目錄。凡是開列許多書名，而以或簡單或複雜的形式編寫出來的，則為羣書之目錄，儘管後者是目錄學的主要研究對象，但前者却出現得更早，為後者所繼承和發展。

① 《論語注疏》卷十二《顏淵》。

② 《周禮注疏》卷七《天官·職幣》。

一書之目錄是作為本書的組成部分，附本書以行的。古書以簡或帛寫，編簡為篇，捲帛成卷，都不能太長，所容納的字數也就有限。每部較大的著作，都必須分成若干篇或卷。全書完成，然後編定目錄，所以它們都在全書之末。今本《周易》經文後有《序卦》一篇，說明六十四卦相次相承之義，可能是現存最早的一書之目錄。所以清人盧文弨說：“吾以為：《易》之《序卦傳》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歟？《史》、《漢》諸序，殆昉於此。”<sup>①</sup>所謂《史》、《漢》諸序，是指《史記》末篇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漢書》末篇《叙傳》。在這兩篇中，司馬遷和班固不但敘述了自己的家世，還將全書各篇名目，按次序逐一排列，並對其內容與評議作了簡要的提示。今據二書各錄一例如次：

桀、紂失其道而湯、武作，周失其道而《春秋》作。秦失其政，而陳涉發迹，諸侯作難，風起雲蒸，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，自涉發難。作《陳涉世家》第十八。<sup>②</sup>

伏羲畫卦，書契後作。虞夏商周，孔纂其業，纂《書》刪《詩》，綴《禮》正《樂》，彖系大《易》，因史立法。六學既登，遭世罔弘，羣言紛亂，諸子相騰。秦人是滅，漢修其缺，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。爰著目錄，略序洪烈。述《藝文志》第十。<sup>③</sup>

古書的目錄，本位於全書之後，隨着印刷術的發明，印刷條件的進步，書冊制度的變化，為了便於翻檢，人們便將其由後移前，成為今天通行的樣子。（與每部書編著完成之後才編定全書目錄相同，古代每篇書也是在完成後才加題目的，所以也在正文後面。今天之在前面，同樣是出於後人的改動。但如《詩經》，則仍保留着本來面目。）關於這一點，

① 《鍾山札記》卷四。

② 《史記》卷一百三十。

③ 《漢書》卷一百下。

盧文弨也說明道：

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書前之有目錄，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，為便於檢閱耳。然於二史之本旨，所失多矣。夫《太史公自序》，即《史記》之目錄也；班固之《叙傳》，即《漢書》之目錄也。乃後人……誤認書前之目錄，即以為作者所自定，致有據之妄訾警本書者。<sup>①</sup>

以上介紹的是一書之目錄的一種形態，即開列篇名，每篇都作提要。還有一種形態則是雖然開列篇名，但並不給每篇作提要，而只是為全書作一篇總的提要。前一種多為古書原有，出自作者之手，有如上述；後一種則為校編此書者所加，並非原書的有機組成部分。這後一種，今天所能見到的，最早的是劉向奉漢成帝之命校理羣書時附在每書之後的書錄。現在也舉一例如下：

天瑞第一  
黃帝第二  
周穆王第三  
仲尼第四（一曰極知）  
湯問第五  
力命第六  
揚朱第七（一曰達生）  
說符第八

右新書定著八篇。護左都水使者、光祿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書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，太史書四篇，臣向書六篇，臣參書二篇。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，除復重

① 《鍾山札記》卷四。

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中書多，外書少，章亂布在諸篇中，或字誤以‘盡’為‘進’，以‘賢’為‘形’，如此者衆。及在新書有棧，校讎從中書已定，皆以殺青書，可繕寫。

列子者，鄭人也，與鄭繆公同時，蓋有道者也。其學本於黃帝、老子，號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執本，清虛無為。及其治身接物，務崇不競，合於六經。而《穆王》、《湯問》二篇，迂誕恢詭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於《力命》篇，一推分命，《楊子》之篇，惟貴放逸，二義乖背，不似一家之書；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觀者。孝景皇帝時，貴黃老術，此書頗行於世。及後遺落，散在民間，未有傳者。且多寓言，與莊周相類。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。謹第錄。臣向昧死上。護左都水使者、光祿大夫臣向所校《列子》書錄，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<sup>①</sup>

據上文可知，此種一書之目錄與《史》、《漢》目錄有別。它不是將每篇的提要與篇目寫在一起，而是前列全書篇目，後作全書提要。前者為目，後者為錄，兩者結合而後成為目錄。它先定著篇目，然後說明整理經過，闡述內容，評介作者，以便人們在閱讀本書之前，知道它的大概。所以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劉向等校書，“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”<sup>②</sup>《隋書·經籍志》也說：“每一書就，向輒撰為一錄，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，叙而奏之。”<sup>③</sup>“條其篇目”指目的部分，“撮其指意”和“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”指錄的部分。

羣書之目錄是繼一書之目錄而出現的。它記載羣書，並按一定的邏輯次序，主要是按學術分類加以排列。在它的發展過程中，產生了

① 《快閣師石山房叢書》本《七略別錄佚文》引宋本《列子》。

② 《漢書》卷三十。

③ 《隋書》卷三十二。



或繁或簡的三種基本形態：第一種是分類記錄書名，大小各類有序，每書有提要，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第二種是分類記錄書名，大小各類有序，但每書無提要，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第三種是僅分類記錄書名，類序、提要均闕。<sup>①</sup>這種目錄，由於不能辨章學術，早就受到過批評。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簿錄類小序說：“漢時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條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尋事迹，疑則古之制也。自是之後，不能辨其流別，但記書名而已。”<sup>②</sup>然而由於編製目錄的宗旨、時間、能力等因素的限制，這種單記書名的目錄還是普遍存在着。因此，所謂目錄實際上就是按照一定次序編排的篇名或書名。它是一部書或一批書的內容和形式的集中反映。

目錄一詞最早見於《七略》，其佚文云：“尚書有青絲編目錄。”<sup>③</sup>此似指一書之目錄，但如前引《漢書·叙傳》，班固自稱其述《藝文志》是為劉向所校之書編著目錄，那就顯然是指羣書之目錄了。總之，這個專門名詞是在西漢末年劉向、劉歆父子校書的實際工作中，應實際需要而產生的。<sup>④</sup>它隨着體式的演變，也出現過一些不同的名稱。劉氏父子所撰一書之目錄，本稱書錄，以錄賅目。但因錄前有目，所以也可稱為目錄。如《列子》書錄，《文選》李善注即稱“劉向《列子》目錄”。<sup>⑤</sup>後人仿效劉氏寫作，體式或稍有變更，錄在目前，有的就改稱序錄而略去目稱，如陸德明的《經典釋文序錄》。也有稱為錄目的，如釋智昇的《開元釋教錄》有《歷代所出衆經錄目》一篇。還有單稱目的，如王堯臣的《崇文總目》；有單稱錄的，如阮孝緒的《七錄》。此外班固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稱志；荀勳的《中經新簿》稱

① 參閱余嘉錫：《目錄學發微·目錄學之意義及其功用》。

② 《隋書》卷三十三。

③ 《文選》卷三十八，任彦昇《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》李善注引《七略》。

④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八十五，史部目錄類小序：“鄭元（玄）有《三禮目錄》一卷，此名所昉也。”以目錄之名起於東漢之末，非是。

⑤ 《文選》卷二十二，王康珪《反招隱詩》注。